



“全城热恋”系列  
畅销&绯闻

两不误

月落 著 YUELUO WORKS



# 绯闻



BU  
BU  
JIU  
XIN



（盯上你的绯闻是一时，  
盯上你的人是一世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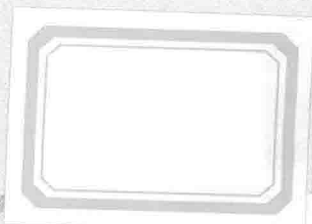
我之前挖人隐私，现在被人挖隐私。  
前男友大红大紫，现男友妖娆百出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狗仔越界  
娱乐圈  
翻身上位  
有高招

蹲点遇色狼 拍戏遭批斗 套关系被群攻

我说人生的BUG啊，你要羞辱我多少次才罢休啊！



# 步步惊心

月落 YUETUO WORKS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步步揪心/月落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 
2013. 6

ISBN 978-7-5399-6186-6

I. ①步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2503号

书 名 步步揪心

---

作 者 月 落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(北京)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千月兔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25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,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186-6

定 价 23.8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目录 CONTENTS

|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步 | 云泥有别   | 001 |
| 第 二 步 | 失败的表白  | 015 |
| 第 三 步 | 被现实打败  | 029 |
| 第 四 步 | 绯闻扎堆   | 043 |
| 第 五 步 | 欲擒故纵   | 057 |
| 第 六 步 | 完虐     | 071 |
| 第 七 步 | 情深不寿   | 085 |
| 第 八 步 | 狗仔真绝色  | 097 |
| 第 九 步 | 裴少也倾城  | 109 |
| 第 十 步 | 微妙的搭配  | 121 |
| 第十一步  | 我的薇薇倾晨 | 135 |
| 第十二步  | 醋意     | 149 |



步步惊心

## 目录 CONTENTS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步 | 交易        | 163 |
| 第十四步 | 暖意        | 177 |
| 第十五步 | 亲密        | 191 |
| 第十六步 | 狗仔翻身有绝招   | 205 |
| 第十七步 | 情敌        | 217 |
| 第十八步 | 疏远        | 231 |
| 第十九步 | 画地为牢      | 245 |
| 第二十步 | 纠结去SHI    | 257 |
| 番外1  | 良人当归即好    | 263 |
| 番外2  | 现世安稳，岁月静好 | 267 |
| 番外3  | 不如怜取眼前人   | 275 |



步步惊心



盛夏时节，“客常来”小饭店里的大吊扇嗡嗡地响着，却还是驱不散三十九度高温带来的暑气，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地方像个蒸炉房，直把人热得全身汗淋淋的。

凌薇拼命地往嘴里扒拉着鱼香肉丝盖饭，连讨厌的辣椒都没有挑，辣得直冒汗，周惠却还在一旁死催：“大小姐，你快点吃，桑晓就要出来了！”

凌薇翻了个白眼：“周记者，你是要噎死我吗？”

周惠瞪了她一眼：“要是能拍到桑晓的绯闻，噎死你都值！”

凌薇无语。这年头，美女的绯闻居然比她这条小命还值钱。想想她们这几天没日没夜地盯着桑晓，累得半条命都没了，于头却还是拿着她们交上去的照片直瞪眼，说什么不要低估粉丝的智商巴拉巴拉。

“真是傻瓜，天天被这些花边新闻愚弄。”周惠在背后嘀咕。这话却传到了于头耳朵里，气得他把桌子拍得砰砰响，那话始终历历在目。

“就算是花边新闻也得给我造出来！再挖不出什么有用的，这个月的奖金和假期她们俩甭想了！”



唉，奖金啊……

周惠觉得委屈，制造绯闻吗？不过这桑小姐虽然生性活泼，夜生活也还算丰富，可是每次出去玩都呼朋唤友，弄一堆人出来，谁知道她跟谁对着眼呢？

可是又不甘心这个月的奖金和假期，于是只好和凌薇没日没夜地盯着，连吃个盒饭都不得踏实。三天下来，爆料是没有，黑眼圈却相当明显。

她有个男朋友谈了两年了，两人准备买房结婚，可B市这种地方寸土寸金的，两人自工作以来攒的钱只能付个房子的首付，所以她现在是拼了命了。

凌薇理解她，帮不上其他忙，能做的只有陪她熬着。

“快快！桑晓出来了！”周惠一声号叫，手向后一伸就准确地拉住了凌薇，随后声音一顿，“哎，她怎么是挽着个女人出来的？”

凌薇抓准时机塞进最后一口饭，心想现在的明星还真是男女通吃，娱乐圈够乱的哈。

“凌薇！这期有的写了！比起男女绯闻，这个女的……啊啊啊男人！快拍！”

凌薇被她飞速变化的声调搞得一激灵，于是飞快地拿出相机，对准桑晓一个劲地猛拍，什么角度光线统统不管了，只要这些照片里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……哦不，一男两女，姿势暧昧，爆点丛生，这就足够了。

然而狂拍了N张后凌薇却愣住了——快门下的男人皮肤白皙，身姿挺拔，细碎柔軟的黑色短发，墨镜下，性感的嘴唇带着抹漂亮的弧度。他是天生的衣架子，上好的丝质衬衫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熨帖优雅。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出现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干净的、从容淡定的，像是一幅水墨画卷，只是那么几笔勾勒，就神韵俱佳。

全身的血液像是涌上了头顶，凌薇的脑子一片嗡嗡声，按快

门的手也哆嗦起来，只听到周惠在一边满足地叫着：“赚到了，桑MM居然跟皇朝的谢晨有一腿，哈哈！”

她这一感慨，笑得太大声，当事人已将目光投了过来。

男主角松开被挽着的手，快步向她们走了过来。直到人走近了，凌薇才回了魂，慌乱间扯着周惠的衣袖就要逃。倒是周惠一脸镇定，嘱咐她将相机收好，反正死活保住相片就行。

凌薇苦了脸，拜托这怎么保？

说话间谢晨已经到了两人面前，一米八的大男人，足够藐视两个一米六的女孩子，无声的压力缓缓而来，不过谢晨的语气倒还客气：“你们哪家的？刚才拍了什么？”

你刚才做了什么我们就拍了什么呗。凌薇直翻白眼，然后就只低着头不说话，遮阳帽倒是盖住了大半的脸。

“晨少，最近太冷清了，你看我们也不容易，一点小花边混口饭吃。”周惠笑得一脸灿烂。

谢晨的嘴抿了起来，不知道墨镜下的眉眼是无奈还是鄙视。谢晨的家教很好，所以生气的时候也只是皱着眉抿着嘴，不知道这个习惯现在有没有改。

明明该想着怎么应对的，脑子里却总冒出这些有的没的，凌薇无奈地咬了咬下唇，坚决地低着头不说话。

谢晨想说什么，桑晓却也走了过来，不避嫌地拉住了他的胳膊，对着周惠和凌薇巧笑嫣然：“我和晨少只是好朋友，今天拍了MV一起吃顿饭，你们可不要乱写哦。”语气娇柔，脸上却是一种欲语还休的神态。

周惠陪着笑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只说桑小姐和晨少吃了顿饭，照实而已，这样行吗？”说完捅了捅身边的凌薇。

凌薇跟着点头，胡乱地应着。

“那我们走吧，总得给人家留点新闻，你的Fans不会怎么样啦。”桑晓的语调带着撒娇的成分。





谢晨没说话，探究地望了眼低着头的凌薇，好一会儿才沉声道：“照你们刚才说的写，如果我看到的报道不是这样，我会追究责任的。”

望着相伴上车的两人，周惠总算舒了口气：“阿弥陀佛，照片保住了，奖金也保住了。”

凌薇这才敢抬起头，却不说话，只盯着他们离去的方向，心中怅然若失。他竟然没认出自己……凌薇侧头，见饭店玻璃窗上映出自己的苦笑。

宽大的T恤衫，破旧的帆布鞋，滑稽可笑的遮了半张脸的棒球帽……他怎么认得出她呢？她自己都要认不出自己了呢。

只是三年的时间，他成了皇朝的当家小生，唱片大卖，电影叫座，真真是炙手可热的新星。而她呢，整日风里来雨里去地跑新闻，天天面包盒饭，搁哪儿都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，这全身上下还有哪一点像当年的杜凌薇？

真是想不到，隔上一千个日夜再见面，他们依然是云泥有别。

只是这一次，他是云，她是泥。

照片交上去，于头总算露出了笑脸。

周惠心满意足，挽着凌薇的胳膊：“凌薇，幸好你手快，幸好我们够坚定，这个月的奖金总算保住了，我和韩亮下午再去看看沙发，这下总算可以买下来啦。”

话说到最后，尾音是无限的感叹，凌薇听着心里有点酸：“你就这么恨嫁啊。”

周惠抬头望天，嘴角是浅浅的笑：“我都二十七啦，老妈天天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嫁。”她转过头，用手轻敲着凌薇的脑门，“丫头，你二十四了吧，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连个男朋友也没呢？早点谈吧，到了我这年纪可就天天盼嫁了。”

“哎哎，别敲，盯了三天了，天天就眯几个小时，我头晕着

呢，把我敲昏了，你还得拖我去医院，下午可看成沙发。”她眯了眼，做困倦状，“我是累死了，回去要好好补上一觉。”

累，真是累，娱记就不是人干的活儿，盯起人来简直不分昼夜，交换着打个盹都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一迷糊就错过了大新闻。有时候想想干这一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几天累死累活也只为了那一分钟里相机咔嚓几下，被抓住了还要谦卑讨好……找虐吗？

回了家却又睡不着，凌薇在一米五宽的小床上翻来覆去，几乎从床头滚到了床尾，明明疲惫到了极点，眼皮都发重，却还是睡不着，记忆纷至沓来，气势汹汹地直想淹了她。

第一次见着谢晨是大学里的联谊会，她穿着香奈儿的白色雪纺裙，披散着一头黑亮的秀发，在女生中如一只高贵优雅的白天鹅。

谢晨只着一身白T恤、牛仔裤和运动鞋，一点也不像要来参加交谊舞会的样子，事实上他本来也不是来参加的，他只是来找人的。她却和别人赌酒猜拳输了，惩罚是要么喝掉一杯60度的老白干，要么找个舞伴跳支舞，让对方代喝。

像她这样的小公主自然是选择后者，自告奋勇帮忙的倒也不少，是她却挑中了谢晨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一眼便在人群里看见了那个一身清爽的男生。

她落落大方地邀舞，他本不想答应，众目睽睽下穿着不恰当的衣服做不恰当的事，这种事情谢晨是不干的，可是他是个家教良好的男子，他拒绝不了那样一个眉眼间稍带醉意的女孩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。

于是躬身邀请，她欣然伸出手，舞曲起，他们就穿着那样不登对的衣服翩然全场。然而跳完舞，谢晨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帮她喝那一杯酒。他只是进来找人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游戏规则，跳舞已是破例，岂能再帮一个陌生的女孩喝酒？

她气结，自小还没受过这样的待遇，一赌气仰头便灌下了那



杯酒，呛得脸通红却倔强地忍住咳，憋着声问：“你哪个系的，什么名字？”

谢晨微愣，转身便走，她赌气追了出去，拦住他的路，斜睨着他：“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叫非礼！”说罢鼓起嘴，做出随时要大叫的样子，示威地瞪着他。

谢晨无奈，从来没碰上这样的女生，居然用自己的名节做赌注，只好答：“电子工程系，谢晨。”

直到现在，凌薇想起他们初见的一幕仍旧忍不住自嘲，当初怎么就那么没脸没皮呢。可是即便这样没脸没皮了，谢晨眼中依旧没有她，无论是三年前那个金光闪闪的大小姐，还是现在平凡得一无是处的娱记。

第二天上班就见于头笑咪咪的，周惠搓着身上的鸡皮疙瘩问道：“头，有啥事就说吧，你笑得我痒得慌。”

“好事，你们不用盯桑晓了，换个帅哥。”

“真的？”凌薇将信将疑。

“嗯，昨天拍的照片不错，是个不小的料，从今天起你们就改盯他吧，最好能有个后续的报道。”

凌薇盯着于头手指着的照片中的人，手脚瞬间冰凉，虽然是自己拍出来的照片，她却总有一种陌生感。当娱记了一年了，也在不同的场合和海报上见过他，可还是觉得陌生，这样的谢晨，完全不能和记忆中的人重合。

“盯晨少啊，听说他作息蛮规律的，这下可以轻松点啦。”周惠一听，立马兴奋了起来。

倒是凌薇直摇头，刚要拒绝，却听周惠道：“去啦去啦！丫头，你还没睡醒吗？盯谢晨多好，不但活儿轻松，还能随时养眼，比天天盯桑晓感叹造物主的不公平可要好多了！”

凌薇还是摇头，只是于头已经拍了板：“还是你们俩一组吧，盯紧点，这一个星期我希望看见成果。”

本想再争取一番，可见于头满面威严，只好作罢。盯就盯吧，饭碗要紧，反正也只是一个星期，反正他早已认不出自己。

驱车守在谢晨家楼下，望着那栋在花草掩映中的小别墅，周惠感慨地直咂嘴：“凌薇，你说这世界怎么这么不公平呢，有人生来就是王子命，长着这么帅气的脸蛋，住着这么阔气的豪宅，就那么点隐私还藏着掖着，拿出来分享一下，大家共富贵多好！”

凌薇被周惠逗乐了：“惠姐，你直接说，谢晨，你小子给我滚过来，有啥花边新闻都给爷报报，少一条回头爷抽你。”她边说边摆出了睥睨群豪的架势，逗得周惠哈哈大笑。

正在这时，她们的车窗被人敲响了，谢晨站在车边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敲着，从茶色的车窗玻璃可以看清他脸上深深的倦意和淡淡的怒气。

凌薇一下子哑了，手忙脚乱地拿起棒球帽戴上，又扒拉了几下头发，让凌乱的发丝遮住自己的侧脸。周惠摇下车窗，谢晨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一丝丝不耐烦：“小姐，我不管你们是哪家的记者，请你们离开，现在是我的私人休息时间，我不希望连这个时间都被人打扰。”

周惠连声答应，发动了小本田，边倒着车边对着凌薇抱怨：“看见了吧，咱刚才的想法只能意淫一下，人家才是上层的人物，叫我们来，我们得陪着笑脸颠颠地来，叫我们滚，我们得陪着笑脸颠颠地滚。”

“惠姐，那咱们撤？”

“撤？怎么可能！”周惠刷地侧头，盯着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凌薇，“我说凌薇，你第一天当娱记呢，当然不是撤啦，换个窝继续盯。听说晨少是个蛮有礼貌的人，这么语气不善地把我们赶出来，说不定就是有料，我们可得看紧点。”



谢晨进了家门，越想越觉得气愤，虽然知道当了明星会经常被一堆狗仔围攻，可是他从来没想过，围攻他的狗仔里居然会有她——杜凌薇。

她以为她戴个帽子，弄乱了一下头发他就认不出她了吗，他谢晨是因为什么才做的明星？杜凌薇，烧成灰这辈子他都认识！上一次见她是不想跟她纠缠，想不到她还一而再再而三了。她是个牛皮糖，他早就知道，只是想不到分手三年，她又黏上了他，不过这次倒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改明为暗了。

可是，杜凌薇怎么会做娱记呢，她不是最瞧不起挖人隐私的八卦记者吗？而且每次见面都那么乖巧地低着头，一点也不像当年那个嚣张的小魔女。

想她干什么？

谢晨懊恼地捶了一下床，她早就跟他没关系了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！

话虽这么说，却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她。她当年是多么嚣张的女孩子，第一次见面就因为自己拒绝帮她喝酒，便记上了仇。她不知道从哪里弄了张电子系的课表，因为学的专业业轻松，没课的时候就总跑到他的教室去上课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他坐哪儿她就挨着他坐。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，总之每次都能把他身边的人请走，自己占了位置，然后得意地瞥着他。

她跟着他似乎跟成了习惯，后来有一次是上实验课，她又起得有点迟，踩着上课铃冲进教室的时候才傻了眼。平日里她去上的都是大课，两百来人一个教室，多她一个不多，少她一个不少，可实验课是小班制的，一共才三十来人，每个人一套实验器材，都是预先配好了的。

她一脚踏进了门一脚还在门外，不知道该进还是该出。

教授狐疑地看着她：“同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她长长“呃”了一声，忽然灵光一现：“教授，我是来旁听的。”

老教授显然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愿意来旁听他的实验课，开心讶然之下又有些为难：“可是没有多余的实验器材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！”她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“我跟谢晨共用一套就好了！谢晨你不介意的吧？”她探了大半个身子进来，虽然可怜兮兮地盯着他，却大有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离开的架势。

老教授这才回过味儿来，探寻地看向谢晨，班级里的同学也都看向他。他额角狠狠地抽了抽，面上却依旧竭力保持泰然，一派风光月霁的样子：“不介意。”

下课后，某人笑得像只小狐狸：“原来酒不喝，实验可以一起做的呀……”尾音拖得长长的，水灵灵的眼睛瞟着他，他的心忽然就跳漏了一拍，第一次觉得像是有小虫子在胸腔里爬动，麻麻的，痒痒的。

那个时候他是脸皮薄、家教好、成绩棒的优等生，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站在万人的舞台上，深情款款地为所有人歌唱。

明星，从来都是他计划之外的职业。

那么杜凌薇呢，娱记不是她最讨厌的职业吗？

就因为周惠坚持说有料，所以她们在谢晨家门口守了一天，可惜其间除了从谢晨家里出来一只小博美外，就再没有半个活物了。

不过说到这小狗，个不大，雪团似的，憨头憨脑的，煞是可爱。明星家里养狗，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不过养一条不怎么值钱的博美……

周惠看得提不起精神，凌薇心中倒是五味杂陈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谢晨有轻微的洁癖，偶尔出去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还会自备双筷子。这样爱干净的他自然是讨厌猫狗的，她却极喜欢，而且喜欢小小的、雪白的狗。

谢晨过二十岁生日时，她用自己在蛋糕店偷偷打了一个月零



工挣的钱帮他买了一只小博美，才出生两个月的小狗，几乎能立在手心里，还会伸出粉嫩嫩的舌头舔人，她喜欢极了，连价都不知道还，所有的工资都换了那只小博美。结果兴冲冲地抱给了谢晨，却被他从宿舍里扔了出来，只皱着眉说：“脏。”

她委屈得直想哭，从小到大，第一回那样精心地替别人准备一份礼物，却被他当做了垃圾扫地出门。她当时气极了，连狗都没管就自顾自回了家。晚上却又后悔了，想到他有轻微的洁癖，又自己找着理由原谅了他。

晚上她又亲手做了个生日蛋糕，坐车赶到学校，谁知宿舍楼已关了门，她在楼底下急得团团转。最后一咬牙，用嘴巴咬住蛋糕盒上的绳扣，手脚并用地顺着水管往上爬。幸好谢晨那会儿住二楼，她总算是惊无险地爬了上去，轻轻拍着他们宿舍的窗子，小心翼翼地叫他的名字。

谢晨打开窗见此景被吓了一跳，心惊胆战地帮她翻进屋子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然而骂到一半，看见她还哆嗦着身子，他的心又软了，说不出是心疼还是感动，最后只紧紧地抱住了她。后来，谢晨的舍友陈胜看见她还一直感慨：“嫂子，人家是夜探香闺，您这是暗访晨阁啊，真乃神人也！”

那似乎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，明明只有三年，却远得像前世今生，凌薇有时会疑惑，她真的曾经做过那样勇敢的事情吗？

三年，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只会偶尔摆弄点小糕点的杜凌薇，如今一日三餐都会自己动手。买菜砍价样样精通，再也不会以高出别人一倍的价格买一只博美了，不，即便是比别人低一倍的价钱她也不会买了。不是不喜欢，只是养不起了。

可是为什么现在谢晨家里会养狗，他真的讨厌狗吗？还是他只讨厌她送的狗？

两人一直守到了夜里十二点，还是没什么动静，周惠开始泄气了。

“这晨少的私生活真是简单得可怜，难道不拍戏、不上通告、不开演唱会的时候他都是窝在家里睡觉过来的吗？啊，凌薇！”她突然两眼放光，“该不会，他家里就藏着个女人吧？”

“想什么呢！”凌薇又好气又好笑，“要是真藏着，王哥盯那么久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”

当然谢晨家没藏着女人，可他现在却在盯着一个女人。

他凝视着在自家门外守了十多个小时，连窝都没挪一下的小本田车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个女人是铁打的吗？十几个小时都不用休息？

他是推了通告回来休息的，连着几天赶戏，真的是累得连地都想趴下去，可是自从发现了守在门外的凌薇，他就连半点睡意都没了。

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忍不住爬起来看看外面的车子走了没，这十几个小时，他都快被自己搞得神经衰弱了。暗骂自己没出息之余，终于见屋外的小车有了动静。先是发动了引擎，然后是倒车，接着发出了一声碰撞声……

当我是死人吗？真是个不称职的娱记！

谢晨望着那辆慌忙从自己视线中逃离的小本田，心里忍不住腹诽，三年了，一点没变，还是个会闯祸的家伙。

他记得那一年他和她约好骑自行车环城，她本是兴致勃勃的，却在听他说一人一辆车后耷拉下了脑袋。她拉着他撒娇：

“阿晨，我骑车会闯祸的，你载我好不好？”

“不会骑就算了。”他不理她，只是丢下这句话。

她泄气，可是又不想放过难得的约会机会，于是星期天不情不愿地拖了辆车跟着他，一路上骑得摇摇晃晃，看得他心惊胆战。不过因为了解她的脾性，他也猜到了她是故意的，干脆骑到了她的前面，眼不见为净就好了。

谁知还真闯祸了，她冲着公路维修的牌子就直撞了过去，不





但撞坏了牌子，自己还摔到了坑里，疼得哇哇乱叫。

他把她拉起来的时候，她委屈得不行，一双眼睛直直地瞅着他，大大的眼眸中满是泪意，搞得他的心瞬间就柔软似水，迷迷糊糊就答应了载她。

她开心极了，连那辆车都不要了，就坐在他的后座上，紧紧箍着他的腰，贼兮兮地笑，一声声娇软地叫：“阿晨，阿晨，还是你对我好。”

二十岁的大男生硬是被她叫红了脸，憋了半天，他才硬邦邦地道：“再叫我就丢你下去了。”

她知道他是个说一是一的人，一时吓得噤了声。他问她话时她也不答，直到他有些不耐烦了，她才开口，像只可怜兮兮的小哈巴狗：“阿晨，我可以说话了吗？”

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！谢晨一时间哭笑不得。

往事仿佛还历历在目，但真的已过了很久了。谢晨躺在床上，脑袋异常清晰。杜凌薇，既然已经走出了我的生命，为什么还要再进来？

枕边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谢晨皱起了眉，等了数秒钟，还是摸索着接了起来。

“阿晨，临时通知一下，档期有变动，明天早晨五点，加拍一个日出的景。”是他的经纪人李华。

谢晨应了一声，伸手抚着眉心，那边的李华听出他声音中的冷淡与不快，急忙安慰道：“阿晨，你知道的，这个导演比较大牌，我们要跟着他的时间表走，拍完明天的就可以喘口气了……”

李华还想多说几句，却被谢晨打断：“华哥，帮我查个人的电话。”

“谁的？”

“这两天跟我的记者，里面有个叫杜凌薇的，帮我查一下她